

鹤山笔录 (宋)魏了翁 撰

《萧望之传》宏恭、石显等建白：望之前将军辅政，欲排退许史，专权擅朝，幸得不坐，复赐爵邑，与闻政事。不悔过服罪，深怀怨望，教子上书，归非于上。师古曰：言归恶于天子也。《师丹传》：归非于朕，朕隐君不宣，为君受愆。又云：获虚采名，谤讥匈匈。愚按归非、归恶等，此已有之。

至道初，吕蒙正罢相，以仆射奉朝请，上曰：蒙正今退在班列寂寞，想其目穿望复位矣。刘昌言曰：仆射非寂寞之地，且亦不闻蒙正郁悒。刘昌言罢，上问赵镗等曰：频见昌言否？涕泣否？曰：与臣等谈，多至流涕。钱若水曰：实未尝涕泣。镗等迎合上意，若水因自念上待辅臣若此，盖未尝有秉节高迈，不贪名势，能全进退之道，以感动人主。遂贻上之轻鄙，将以满岁移疾，遂草章求解职，会宴驾，不果上。及今上之初年，再表逊位，乃得请。至道元年，赵镗、刘昌言、向敏中俱为同知密院，正月昌言罢，若水代之。愚谓若水既知为上所鄙而不即去，乃谓将以满岁移疾，遂草章求解政，会宴驾不果上，然则是终太宗之世，无一人引去者，宜为人主所薄也。且刘昌言能明吕公未尝郁悒，则必不以己之罢政对人流涕。小人鄙浅逢迎，以坏人主心术，大抵若此。至道元年正月，吕端、寇准为参政，镗、若水与敏中俱为同枢，然则若问西府，敏中亦闻上语也，而独无一言，何哉？

晋郭奕字大业，为野王令。羊祜尝过之，奕叹曰：羊叔子何必减郭大业。少选复往，又叹曰：羊叔子去人远矣。遂送祜出界数百里，坐此免官。陈后山为徐州教授，东坡知杭州，道由南京，陈告守孙觉愿往见，而觉不许，乃托病谒告来南京送别，同舟东下，至宿而归，为刘安世所弹。所赋“平生羊荆州，追送不作远”诗，以此。唐杨凭贬临贺尉，姻友惮累，无往候者。善客徐晦独至蓝田慰饯。李夷简遽表为监察御史，曰：君不负杨临贺，肯负国乎？太学生薛约师事阳城，坐言事徙连州，城送之郊，上以为党，出城道州刺史。三事相类。

陆机《汉高功臣赞》：茫茫宇宙，上掺下黜。掺，楚锦反；黜，渴也。

《甘延寿传》：试弁为期门。《哀帝赞》“卞射”注：并以弁卞为手搏。

《何武等赞》，故曰：依世则废道，违俗则危殆，此古人所以难于受爵位也。上文云：武嘉区区，以一篲障江河，用没其身。丹与董宏更受赏罚，言宏用则丹免，丹黜则宏封。最后宏为庶人，丹受国邑。故曰者，必古有是语，注不及。

苏文忠尝云：图王不成，其弊犹可以霸。石徂徕诗《勉师愚等》：汝不闻图王不成犹可霸，舜与我俱人，学之则舜也。苏以前固有此语。

吕东莱策问诸生云：夫子祖述尧舜，宪章文武，萃百王致治之法而著之六

经，成而不试，付其责于后人，以俟其验，至于今千有余年云云。自六经既成之后，尚为未试之书也。

前辈云：相见又无事，不来还忆君。后山亦云：每逢无可语，暂阻即相求。此用阮修“意有所思，率尔褰裳，不避晨夕；至或无言，但忻然相对”。

黄太史《跋送穷文》拟扬子云《逐贫赋》，语稍庄，文采过之。如子云《解嘲》拟宋玉《答客难》，退之《进学解》拟子云《解嘲》，柳子厚《晋问》拟枚乘《七发》，皆文采之美也。至于追琢前人，如班孟坚之《宾戏》、崔伯庭之《达旨》、蔡伯喈之《释诲》，仅可观焉，况其下者乎？

宋玉《招魂》：像设君室，静问安些。按此则人死而设形貌于室以事之，乃楚俗也。

按经传所说终南山一名太一，亦名终南。据张衡《西京赋》云：终南太一，隆窟崔嵬。潘岳《西征赋》云：九峻截薛，太一龕嵩。面终南而背云阳，跨平原而连蟠冢。然则终南、太一非一山也。

按《周礼》，玉之美者曰球，其次为蓝。盖以县出美玉，故曰蓝田。苦泉在朝邑县西北三十里，其水咸苦，羊饮之肥而美。今于泉侧置羊牧，故俗谚云：苦泉羊，洛水浆。

石鼓文在天兴县南二十里许，石形如鼓，其数有十，盖纪周宣王畋猎之事，其文即史籀之迹也。正观中吏部侍郎苏勣纪其事云：虞、褚、欧阳，共称古妙。虽岁久讹阙，遗迹尚有可观；而历代纪地理者不存记录，尤可叹息。

后魏孝明帝神龟元年置大斌县，属上郡，周、隋不改。大斌者，取稽胡怀化、文武杂半之义。

张仁愿筑三受降城，不置壅门及曲敌战具。或问曰：边城御贼之所，不为守备，何也？仁愿曰：寇若至此，当并力出战，回顾望城，犹须斩之，何用守备，生其退怩之心。其后常元楷为总管，始筑壅门，议者劣之。

苏秦说韩王曰：韩有剑戟出于棠溪。蔡州西平县西界棠溪村是也，县又有龙泉，可以淬刀剑。

肃宗曰：亭海方俗之间，河北得水便名为河，塞外有水便名为海。李吉甫《元和郡县志》中录。此书比其他地志颇为有益于学者。上焉纪三国南北朝迁改稍详，下焉接乎本朝郡县之制，不甚相远，而又记载厄塞贡赋，得书事之实。吉甫在唐不得为贤宰相，然体国经野于此尚可考，不可以人废言也。

东汉公孙瓚记过忘善，睚眦必报，州里善士名在其右者，必以法害之。常言衣冠皆自有职分，富贵不谢人惠，故所宠爱类多商贩庸儿，所在侵暴，百姓怨之。按此病自王、蔡、秦、史以来多有之。

景祐中，贾文元言诸道州有合避亲三等，举人乞诏，漕臣汇聚，更命官较

试，十取三焉。今运司贡事昉于此，记得唐人有别头试。

《洪范五行传》曰：田猎不宿，饮食不享，出入不节，夺民农时，及有奸谋则木不曲直。说曰：木，东方也。于《易》地上之木为观，其于王事，威仪容貌亦可观者也。弃法律，逐功臣，杀太子，以妾为妻，则火不炎上。说曰：火，南方，扬光辉为明者也。其于王者，南面向明而治。治宫室，饰台榭，内淫宠，犯颜威，侮父兄，则稼穡不成。说曰：土，中央，生万物者也。其于王者为内事，宫室夫妇亲属亦相生者也。好攻战，轻百姓，饰城郭，侵边境，则金不从革。说曰：金，西方，万物既成，杀气之始也。故立秋而鹰隼击，秋分而微霜降。其于王事，出军行师，把旄杖钺，誓士众，抗威武，所以征畔逆，止暴乱也。简宗庙，不祷祠，废祭祀，逆天时，则水不润下。说曰：水，北方，终减万物者也。其于人道，终而形灭，精神放越，圣人为宗庙以收魂气，春秋祭祀以终孝道。右《汉书五行志》云。董仲舒治《公羊春秋》，始推阴阳为儒者宗，宣元之后，刘向治《谷梁春秋》，数其祸福，传（或作傅）以《洪范》，与仲舒错（错互不同）。至向子歆治《左氏传》，其《春秋》意亦已乖矣，言《五行传》又颇不同，是以与仲舒别。向、歆转载眭孟、夏侯胜、京房、谷永、李寻之徒，所陈行事，讫于王莽，举十二世以传《春秋》，著于篇。按此其说亦不可废，故记于此，以俟摭计。

《通鉴》宋文帝十七年，上以司徒义康嫌隙已著，将成祸乱，诛其党刘湛等，出义康镇豫章（史载江州刺史）。殷景仁卧疾五年，虽不见上，而密函往来，日以十数，影迹周密，莫有知者。收湛之日，上忽召景仁，诛讨处分，一皆委之。五年卧疾而人莫能知，其为人深险可见。宋文与此等人谋国，安得不亏君臣之义，贼兄弟之恩乎？

魏邢禹为平原侯家丞，防闲以礼，由是不合。庶子刘楨谏曰：君侯采庶子之春华，忌家丞之秋实。虞喜曰：世人奇诸葛之英辩，而哂吕岱之无对。是乐春藻之繁华，而忌秋实之甘口也。春华、秋实二事相似。

《诗墙有茨》；《韦史传》：茨檐贱士，本无官情。茨亦草也。《史记》茅茨不剪，注：屋盖，曰茅茨，以茅覆屋。则茨又为屋盖。

王介甫元丰七年罢相，居钟山，作两《元丰行》：元丰圣人与天通，十日五日一雨风。或谓微幸再相。

王介甫《千枝孙》：峯阳万本母淇奥。孙枝取杜子美赋：桐花未吐，孙枝之鸾凤相鲜。此未害。如母淇奥，稍牵强。李注云：世俗谓慈竹为子母竹。

《尔雅》：科斗一名活东，《异苑》：龟字元绪，桑字子明。

蔡卞本末详见介甫《示元度》诗注。哀公四年为一昔之期，注：夜结期也。

吴中书令贺却曰：比年以来，朝列纷杂，真伪相贸。人执反理之评，士持诡道之论，遂使清议变浊，忠臣结舌。按反理诡道，盖君子小人阴阳之性相反，如君子好遁，小人否；小人用壮，君子罔。

胡明仲评诸葛亮：当此之时，蜀丧元帅，惨戚而归，魏师欢欣，奏凯振旅。一荣一悴，存亡关焉。时运不留，世代迁改，向之成败利钝，皆为陈迹，而青史所载，赫赫若前日事。孔明忠义之行，节制之兵，皆可详细思惟，反复参考，使人慊气激昂，因以兴起。而曹操、司马懿欺人孤儿寡妇，狐媚以取天下，羯奴犹羞而不取。然则犹夸夺雄伯于俄顷间，何足道哉？以是知今古一心，理无间断。又许唐太宗功业者：应时而造，时运既往，特陈迹耳。而行事是非，出于人心，有不可泯没者。后世将于是焉以为师资，可不辨乎？杨再思薨，再思贵为宰相，一善无闻，而有两足狐之号。自无知者观之，必以谓贤于张柬之、崔元晖之徒矣。彼其自处，亦必曰：白璧不可为，吾宁以偷合而全身也。呜呼！天地久远，人以一身生死其间，何啻白驹之过隙。君子所以异乎小人者，勉勉于为善，不与草木俱腐耳。使柬之、元晖之徒无善可称，而又罹冤横，是诚再思之不若也。故君子不较荣辱成败于一日，以千载自期而已矣。高骈被囚，君子之事其心，不以一物自累。衣服饮食，不得则不生，犹直寄焉，余可知矣。虚明正静可以监天地，照万物，何往而不裕？此等语皆有益世教。

《两龚传》龚胜曰：窃见国家征医常为驾，征贤者宜驾。上曰：大夫乘私车来耶？诏为驾。濮时招贤已乘私车。

韩福归，诏行道舍传舍，县次具酒肉，食从者及马。邴汉、龚胜归，亦诏行道舍宿，岁时羊酒衣衾皆如韩福故事。师古曰：于传舍止，若今官人行道过驿也。按此时有诏不舍宿。

李林甫身未及寒，剖棺抉口，夸诸庶人以葬。十九年所积悖入之货还归于官，子孙窜流，亲党披败。前日之威势富贵，一旦如飞烟浮尘，不可挈玩。未用远引前古，与之同朝者裴耀卿、张九龄、严挺之、卢绚诸人，生荣死哀曾无此患，而国忠终不监戒，随以族灭。

王介甫《宰嚭》诗：谋臣本自系安危，贱妾何能作祸基。但愿君王诛宰嚭，不愁宫里有西施。李泰伯诗：若教管仲身长在，宫内何妨有六人。程正叔云管仲时，威公之心未蠹也。若已蠹，虽管仲奈何？未有心蠹，尚能用管仲之理。程说知本王、李，何其谬也。